

# 胡杨树

□郭书霞

胡杨树的美曾在新疆去往喀纳斯的途中有过邂逅。

途中那一汪清澈的湖水，水边风姿绰约，灿烂金黄的胡杨，让我怀想了好久。

因了那次美丽的邂逅，这个秋季，驱车千里，穿过无垠的沙漠，来到额济纳，走近胡杨树。

她还是那么美，美得惊艳。在灰白细腻的沙土上，弯曲着沧桑的身体，舞动着她金色的叶片，摇曳着秋日的阳光。

她还是那么美，美得动人，在干涸枯燥的地面上，挺拔着高傲的身躯，优雅着她风情的姿态，妩媚着额济纳的秋天。

她还是那么美，美得心醉，在大漠无情的秋风里，翻滚出鲜亮的颜色，缤纷着她美丽的容颜，陶醉着额济纳的空气。

她还是那么美，美的静谧，在澄澈洁净的蓝天下，盛开着一树一树的金黄，浪漫着她生命的温情，渲染着额济纳的天空……

走近她们，凝望着她们茂盛的枝叶。在这些鲜活的生命里，到底有着怎样的胸怀和品格？

同样是树，同样有着四季的生命，但她们，选择荒芜的沙漠安了家，选择干旱的土地播了种，她们在沙漠和干旱中，追寻着她们的生命之水，繁殖着一代代生命，坚守着千年的梦想。

她们，让荒芜有了生机，让沙漠成了风景，让干涸铺满绿意。

在历史的尘埃中，演绎着生命的史诗。走近她们，抚摸着她们岁月的皱纹。

在这些沧桑的身体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坚韧和不屈？

春天，她们在风沙的洗礼中苏醒，夏天，她们在烈日的暴晒下昌盛。无怨无悔，不急不躁，用生命中最绚烂的色彩点亮秋天，静谧地维护着生命的尊严。而生命的灿烂却像一场焰火，在边塞肆虐的秋风中瞬间消失。她们用留在枝头的鲜红，倔强地宣告着生命的顽强，在冰雪的冬天，演绎着与风沙共舞的凄美。

沿着胡杨林中的脚印，走进英雄林。这里长着额济纳最茂密的胡杨。伫立在林边的一块木牌上这样写着：站在这里，好像那些回归家园的土尔扈特英雄们真的伫立在这里，铭刻着额济纳历史上最后一次悲壮的民族大迁移，传颂着这段美丽的民族英雄赞歌。

我不了解那段历史，但那些肃然伫立在眼前的粗壮的树干，巨大的树身，在经历了沙暴的肆虐，干旱的煎熬，盐碱的侵蚀之后依然能茂盛着自己的生命，装点着沙漠的风景，不也是大自然的美丽赞歌吗？

她们千姿百态地生长在这块荒漠之上，或雄伟，或挺拔，或壮观，或刚毅，或坚韧，或美丽，或曲折，或绵延，或孤独，她们摇曳着绿意，她们灿烂着金黄，生命的色彩和梦想，交织在额济纳的秋天，美妙绝伦。

沿着木质的栈道，走进水边的胡杨林。因了湖水的滋润，胡杨的叶子光亮鲜艳，耀眼夺目。她们在湖边，或婀娜，或多姿，或娇媚，或优雅，或婆娑，大自然格外的眷顾，让他们

刚毅的性格在这温暖的秋阳里尽显温柔之姿，妩媚之态。

这是树干的心声，树叶的梦想，树枝的向往。她们选择了在荒漠之中发芽，就选择了在风沙里成长，奇缺的水源给了她们不一样的滋养，却养育了她们一样的品格，在这短暂的季节，燃尽自己的生命光华，编织大漠里的童话。

行程第二日，日出之时，走进怪树林。在光影里寻访胡杨的英雄传说。

怪树林实则是大片枯死的胡杨树，这桀骜的生命之树，没有了生命的色彩，苍凉的或匍匐，或倾倒，或站立，或昂首，或俯身，或举臂朝天，或奔跑向前，在这荒凉的炙白的沙土间。

相传，当年这里有一个守将名哈拉巴特尔，人称黑将军，他英勇善战，威名远扬，后来，有大兵进犯攻城，来兵把河水截断，黑将军在既无援军，有无饮水的困境之中，帅兵突围，一路拼杀，最后战死在这片怪树林。

在清晨的阳光中，怪树林沐浴在光晕里。偶然看见一两株活着的生命，她们用粗壮的主干举着纤细的枝条和稀疏的叶片，在白云晨雾中，留下孤独的生命印象。

胡杨树，人称“沙漠的守护神”“沙漠的英雄树”，她们在无垠的荒漠上，孤寂的时光中，恶劣的气候里，传承着“活着昂首一千年，死后挺立一千年，倒下不朽一千年”的生命之魂，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悲凉景致里演绎着亘古的生命赞歌。

# 怀念那些吃素的日子

□王晶

还真是巧，我们的店名，就叫“言语真”，因此，我的言语，真的是一种素色，没有太多的欲望，随性而记，惟愿能够喜欢。

刘兴发，四十岁出头，留着平头。眼睛习惯性地一眨一眨，笑起来有个小酒窝，看别人时总喜欢低着头，像大姑娘似的害羞。

塔城夏天的街道，两旁树木绿叶婆娑，花草舞动着内心的情感，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那天，午餐刚开始，店里慌慌张张走进一位男士，用一只眼睛死死盯住我，吞吞吐吐地问清消费情况，决定就餐。他从菜架上一会儿工夫，夹了两大盘各种各样的蔬菜，一盘西瓜，一碗本地特色食品滴溜，外加了一碗米粥，完后，在离吧台最近的地方坐了下来。我们店为提倡“光盘”行动，倡导珍惜每一颗粮食，餐厅不停地循环播放着，勤拿少取，避免浪费。前来就餐的人越来越多，我也无暇顾及这个令我有些惊讶的客人。

他突然走上前来：“吃不了了，我想打包。”我脑海里打了一个圈，这分明是故意的。“对不起，这里是自助餐厅，不允许打包。”我说。

他又低下了头，急忙说：“哦，那我慢慢吃涨下去。”

“涨下去”三个字，让我大吃一惊，我不由得心里多了几分怜惜。

“别，我给你拿餐盒，还是打包吧！”

我小心翼翼地装了满满两盒，用袋子打包好，轻轻递给了他。我忽然怀疑起他的智商。我想，假如他的智商，像这两餐盒饭满满的，该多好呀！

“以后一定记住，在这里吃饭，勤拿少取，不够吃再去夹！”我像面对一个小孩子似的，微笑着和他说。周围的顾客投过好奇的目光，拿着筷子发呆。他却嘿嘿一笑，“以后不多拿了，吃多少拿多少。”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思忖，这真是有意思的人，我甚至觉得他背后一定有故事，就莫名地期待他还会再来，可是他还会再来吗？

他来了，手里拿着从便利店买的大包食品。一次，两次……他还办了会员卡，还给带来几位新的顾客。有些认识他的人主动和他打招呼。但他的头还是一直低着，眼睛还是斜斜地盯住别人。

吃饭时，他总会从兜里掏出包好的几颗药。我已习惯性地提前把水给他端到面前，还时不时地和他搭几句话。

他在县城的一家陶瓷厂打工，每天去了也不用干活，一个月工资2000元。他说起自己的工作来，显得特别自信，仿佛有一把手，给他的后背推动着一股力量。每次他就完餐，我都吩咐他，走马路边，注意安全。他笑着说，嗯，车到处都是，我走路边，我走路边。

有天，他刚吃完饭，还没走出餐厅的门，迎面碰见一个熟人，这人是医院的一个领导。等他走远，这人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我摇头说不知道。他是县包工头刘根的儿子刘兴发，从小老实巴交，脑子不够用，但有他父亲这个靠山，二十岁左右，就娶了村里一位叫玉儿的姑娘。依仗着父亲的关

照，小日子过得还算美满，生一儿一女，可是好景不长，他父亲突然离世，刘兴发嫂子想多占家里的房产，天天找毛病和弟媳吵架，玉儿姑娘一看，这家没法待了，一气之下，丢下刘兴发，带着一双儿女去河南安了家。刘兴发受了严重的打击，加上先天的智障，憨厚老实的他精神更加失常，经过喝药调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哦，我忽然望着远去的他，心里产生了更多的怜惜。此后很长时间，也没看见他再来。

日子从夏到秋，塔城街上路边的树叶，开始泛着金黄。我们餐厅的墙壁贴着二十四节气循环的图标和解析，仿佛一年四季的光阴，就沿着一壁注视着前来吃饭的人们的墙来循环。而我，总痴痴看着墙上的“五福临门”四个字发呆。

想起来吃饭的人，我的心里自然会熙熙攘攘，但在这些人里，我还是会很清晰地想到那个叫刘兴发的人，他像个十几岁的孩子，那一刹那的微笑，心思没有任何围栏的样子，他的幼稚，也许就是与生俱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这样玩弄了他，但他就是个前来我们店众多食客之中的一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言语真素食店的日子，依然面对着所有人敞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忽然有了一种感悟：每个人都值得亲近，每个生命都值得善待，停下来一会，好好想想，我觉得世界还是充满温暖的，所以困难都是暂时的，即便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携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有一份温暖在心间，就倍感欣慰。

# 走散在我生命中的那些人

□安少华

时光匆匆，总有一些人与我的生命产生交集，但此后，难免渐行渐远，甚至失去联系，渺不可寻。

童年岁月里，有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玩伴，有手拉手一起上学的好友，有邻家的奶奶，有小巷子里卖糖的爷爷，有大队院里放电影的叔叔，有杏林里看桃李红杏花白的青年人，还有记忆深处哄我入眠的祖母……但不知在什么时候，他们都杳无踪影了。

青葱岁月里，同窗、同桌、校友、恩师，在我埋头苦读、执着奋斗的过程中，由同行而渐行渐远，直至淡出了我的视野。起初，还有书信往来，到如今竟然不知所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些师生情和同学情，就寄托于清风与明月吧。祝福我的恩师和同窗挚友，在现实奔波中、在滚滚红尘里，独守一份心灵的安谧。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已到不惑之年，发现亲人和朋友，不是越攒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些人啊，愿你们现在过得幸福安稳。若再相遇，已是人海黄昏，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些人啊，因为有你们曾经的陪伴，我的生命才算完整，感谢你们对我的认真。

亲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朋友走着走着就丢了，青春的日子过着过着就穷尽了。所以，亲爱的朋友，请珍惜那些在一起的时光，珍惜那些相互温暖的岁月，珍惜那些心中有你的人吧。

# 【北曲商角调·应天长】小雪

□高文庆

听雨声，行见景。畅是心然，驰怀冷境。雪逸遥天驰骏岭。银山净，吟情颖，景光如乘。

雪

□吴小虫

在北方，雪是种不稀罕的事物一到冬天像谁捅了天空的娄子扑通扑通往下落落在房顶也落在电线上落在一只鸟的睫毛它紧闭双眼，守着内心的光

年轻的父亲踩在这积雪上嘎吱嘎吱——后来一个天寒地冻的深夜摔倒在结了冰的雪上，红色的雪美到可以制作成一枚钻石

在雪上走了一生的父亲昨晚在微信说老家下雪了很厚像郭重通知的什么事我叮嘱他没必要不出门他没回复，又明明听到了那迟缓的脚步在院里扫雪一直延伸的土地原色